

刘涛◎著

核风细雨

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

 电子工业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
<http://www.phei.com.cn>

卷之五

校風與雨





核风细雨

刘涛◎著

电子工业出版社

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

北京·BEIJING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核风细雨 / 刘涛著. —北京：电子工业出版社，2015.11

ISBN 978-7-121-27291-2

I. ①核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227729号

出版统筹：李朝晖

责任编辑：潘 炜

文字编辑：胡丁玲

责任校对：杜 皎

营销编辑：王 丹

印 刷：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装 订：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出版发行：电子工业出版社

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：100036

开 本：720×1000 1/16 印张：15.25 字数：190千字

版 次：2015年1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35.00元

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，请向购买书店调换。若书店售缺，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，联系及邮购电话：（010）88254888。

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@phei.com.cn，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@phei.com.cn。

服务热线：（010）88258888。

素时锦年 记忆犹新

由于我的父母都是秦山核电站的建设者，我几乎是见证着它从无到有、从荒滩到雄伟的建设过程。秦山核电站采用目前世界上技术成熟的压水堆，核岛内采用燃料包壳、压力壳和安全壳三道屏障，能承受极限事故引起的内压、高温和各种自然灾害。

儿时我总是在闲时带着一个风筝和一卷长线，来到秦山核电站边上的滩涂，将风筝放飞至线的尽头，然后将线头绑在腿上躺在沙滩上。我就这么望着天空中的风筝，待它落下时我用脚晃一晃线，它就又接着飞了起来，就这样反复着我可以躺一下午。

那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离开那片海滩，可是生活和命运就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安排。来到了北京，离开了秦山核电站，我有时还是会想起那时的生活，也会想起父母为了参与建设秦山核电站，无数个日日夜夜不回家，一心扑在工作上。我是独生子女，很多时候会感到孤单，也会在雨夜感到恐惧。但是长大之后，离开家见了世面，我终于懂得了父辈们为什么那么拼命工作，因为只有中国有了自己的核工业，我们才能在被威胁时挺直腰杆。

如今秦山核电站中的父辈们都相继退休了，我儿时的玩伴有许多也继承了父

辈的事业。我曾想过，如果没有生在这样一个家庭，我又会是怎样一个样子呢？后来我渐渐明白，人的本质应该是光明的爱国的，如果生命中涌入了这样红色的励志的事迹，我们将更容易明白许多国家的战略目的。这对一个中国年轻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，因为发展中的祖国需要的是理解和实干。我想我是这样的一个青年，我也愿意去传递这样一种核电人的精神。

秦山核电站经历三十多年，辉煌无限。三十年前，世界上又有几个人会认为中国能建成自己的核电站呢？如今中国核电站的建设脚步领先世界。这好比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，蹒跚学步之初，谁也无法预见未来是否能傲立群雄，可是只要信念在，毅力不倒，任何终点都事在人为。

如今的秦山核电站美丽无限，清晨日出为伴，夜晚彩灯环绕，在秦山中是一颗璀璨的明珠。我记得它的儿时沉默寡言，它见证着我的年少无知；如今我知道它名声显赫，它明白我会为梦想继续努力。

刘 涛

2015 年 7 月

第一章
核风细雨 · CHAPTER 1

福岛核电站是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，2011年3月11日14时46分日本国内发生9级特大地震，地震同时引发了海啸，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发生泄漏。

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党敬轩正好在一辆公交巴士上，跑下车之后她就蹲在广场上。眼前的一切让她感到恐惧，而那时她所在的位置离福岛核电站仅仅有十公里。

当党敬轩赶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学校老师带着整个班的同学来到了机场，他们要做的是为滞留在那里的旅客分发救灾物资。

尽管日本国内遭受了这样巨大的灾难，但是国民的精神面貌仿佛根本没有受到影响，乌压压的人群一直有序等待着工作人员分发物资。党敬轩拿着一瓶纯净水走到了一位抱着孩子的女人面前，把水递给了她。

女人抱着孩子微微起身并鞠躬说谢谢，然后才接过了纯净水。这一切都让党敬轩感到惊奇，在这样的大灾大难之下，或许这样的姿态才叫人定胜天。整个候机大厅的分发工作井然有序，没有大声喧哗，没有人员拥挤。

就这样党敬轩和她的同学们一直忙碌到午夜，才拖着疲惫的身体靠在了椅子上睡着了。她不会想到，远在中国海岛上的党建国夫妇早已按捺不住了，华香琴的高血压也上来了。党建国一边不停地拨着电话，一边安慰着华香琴：“华老三，你着急有什么用，着急敬轩能回来啊？”

华香琴嘟囔着：“你废话。我是她妈，我能不着急吗？”

党建国耐着性子安慰老伴说：“敬轩电话里说过，这两天学校里没有什么课，就是准备一些毕业回国的手续，应该不会在人多的地方。没事的。”

华香琴还是不放心：“那要是万一去人多的地方呢？”

“吓吓吓，你快算了吧。没有万一，没事的。”党建国也害怕了。

华香琴叹了口气：“千万别有事啊。”

党建国依然没有放弃拨号，电话安静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拨通了。党敬轩怕吵到周围熟睡的人，蹑着脚来到卫生间。

“喂，爸爸。”党敬轩的声音有些疲惫。

党建国着急地问：“女儿啊，你现在安全吗？”

党敬轩大声回复道：“我没事。地震那会儿，我在广场上。”

华香琴也凑到了电话边。党建国对着电话使劲喊，电话里杂音很多，他知道现在的信号还十分不稳定。老伴也一个劲地问东问西，他心里很着急。

党敬轩的手机信号有些断断续续，她知道老人现在的心情：“爸妈，我现在很安全，我和同学们在机场做志愿者呢。你们放心吧。”

电话里恢复了平静。

华香琴嘟囔着：“安全就好。赶紧回国是正事。”

放下电话，党建国的心也算是落了地。看着华香琴安坐在沙发上，他勉强笑了一下：“孩子回国也得等等，那边飞机还不让起飞呢。只要安全了就好。”

华香琴点了点头。

电视里新闻频道还是不停地播出日本地震的消息，党建国索性将电视机关了，他怕华香琴看了心里又不舒服，而他自己也是强忍着内心的着急。他来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，手上的烟屁股已经快要烧到手了，他用力将烟头在烟灰缸里捻灭，微微靠上了沙发，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许多往事。

核电站对于这个家庭乃至这个家族都是不陌生的，华香琴年前已经从核电站

的水暖岗位上退了休，而党建国也还有不到三年的时间就要告别他在核电站的岗位了。退休对于像党建国这样的家庭来说，那简直就是一种残忍的剥夺，他和他的家族都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国家核工业。

党建国的成长似乎见证了祖国核工业建设的历史，他的命运也仿佛早已被他的父亲党忠诚决定了。上世纪50年代末，党忠诚退伍后来到了祖国西北部，并参加了祖国当时的核心科研建设，在那一片茫茫的戈壁滩上，诞生了后来享誉中外的“两弹一星”。当然那里也同时诞生了党建国。

从党建国出生一直延续到他整个童年，我们国家都处在一种百废待兴的状态中。尽管如此，当时全国人民还是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保证科研单位的供给。戈壁滩上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时时刻刻牵动着北京，党建国长大以后才真正明白父辈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干劲，因为中国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。

一批批各地建设者蜂拥到了这荒漠之中，没有吃没有喝、没有路没有电这些都可以克服。没有计算机怎么办？用算盘。戈壁滩注定将成为祖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地方，那里更是铸造了一群群建设者梦想的地方。

幼年的党建国很好动，每天清晨他会被母亲安放在一个木质的小推车中，他只能用脚在地上挪动，身体却根本离不开小推车。母亲将门窗锁好后，会挑着两只铁桶去拉水的车边接水。每次两只桶里往往只装了一半，这首先是因为水在戈壁滩上很珍贵，水源地在几十里之外的地方，装少点可以降低溢出来的概率；再者每天拉回来的水多半要用在施工上，建设者宁可自己少用水也要保证施工用水。

每当挑水时，母亲都会用搪瓷杯子在食堂打回来半杯稀粥。党建国看见母亲矮小的身板在眼前晃来晃去，嘴里就会咿咿呀呀地叫个不停。安顿好一切之后，母亲又挑起铁桶去了山坡后面的一口井边，她和很多大人都会在那里争抢夜里新溢出的井水，只是这里打回去的水含碱量太大不能喝。

党建国用勺子扒拉着杯子里的粥，他或许还没有完全感知到周围的一切。他

听到了门外的风声，被风刮起的沙粒敲打在玻璃上，就像故事里大灰狼要出来了。一样。他吓了一跳，勺子掉在了地上，本想伸手去捡，却将杯子也碰翻在地。

母亲推门而入，看见泼洒在地上的稀粥，脸上顿时阴云密布。党建国很识相地看着母亲，一声不吭，但这似乎并没有让母亲消气。屁股被揍了几下后，委屈的他憋不住哭了。

母亲气得不行：“你就知道给我添乱。买好了早饭放在你嘴边都不好好吃，你是不是嫌我还不累？”

泪水挂满了党建国的脸庞，他感觉到了母亲的气愤，但是他还没有学会怎么去讨好大人。

母亲一边收拾残局一边唠叨着：“你说你那个爹，一上工地就忙得家也不要了。我这一天除了里里外外的家务，还要去医院上班，还要照顾你。我要是有三头六臂就好了。”

说完，母亲从一个有盖子的塑料桶里小心翼翼地舀了一瓢水倒在了锅里。当水烧开以后，她将几块饼干掰开丢在了热水里，用勺子一边搅拌一边吹凉，最后喂给党建国吃。

党建国吃着饼干糊糊，哭声终于止住了。此时的母亲才顾得上舀一瓢碱水洗漱一下。

母亲将党建国用一根很长的绑带绑在了后背上，他要这样在母亲的背上待一个上午。在后勤医院的走廊里，母亲要将所有垃圾桶里的废物清理干净，很多时候这样的工作让她满头大汗。

一个大风的日子，党建国在走廊的尽头玩耍，那根绑带一头系在他的腰间，另一头牢牢地拴在管道上，他的活动半径永远超不过一米。这时的他看见什么都感觉到新鲜，尤其对一切可以滚动的东西分外喜欢。

母亲拿着拖把远远地望着他，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欣慰。突然医院的大门被推开了，一个满脸是灰的男人被人抬了进来，然后就听见人群里有人在喊：“医生快

来，有人晕倒了。”

党建国的母亲第一个冲上前去，一个粗壮的男人一把推开了她：“你是医生吗？”

母亲小声说：“我是护士。”

男人非常着急：“那你看什么？快去叫医生。”

母亲这才缓过神来，她飞快地跑上楼，紧接着粗壮的男人也跟了上去。党建国嘻嘻哈哈地呢喃着，似乎这一切都没有发生。

一个戴着听诊器的医生下楼来到了人群中，他冷静地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男人回答道：“不知道。在工地上干着活，突然就看见他晕倒了。”

“吃什么了，之前有过什么病吗？”医生接着问。

男人也有些茫然：“不知道。您快救救他吧。”

医生点了点头：“马上推手术室。”

走廊里乱成了一锅粥，众人将病号推向手术室。当急救床经过党建国的面前时，他看见病号的上衣口袋露出了半截木头手枪，忽然哇哇大哭道：“爸爸，爸爸。”

母亲抱起党建国哄着他：“哪个是爸爸？”

“爸爸，爸爸……”党建国将手指向手术室方向。

母亲安慰他道：“爸爸在工地干活呢。不哭。”

党建国丝毫没有相信母亲的话，继续哭着：“枪，枪，爸爸口袋里有枪。”

母亲心里一惊，她突然想起，不久前建国搂着爸爸要枪打仗玩，党忠诚答应下次回家给他做一把木头枪。

似乎觉察到了什么，她抱起党建国冲向手术室，在门缝里她瞅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。医生用酒精棉球一点一点擦拭着党忠诚的脸，渐渐地灰土去尽，轮廓变得明朗。

母亲瘫坐在地上，母子俩哭得稀里哗啦。护士长安慰道：“于爱叶，不要太难

过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。你先起来，要是你也有个好歹孩子怎么办？”

党建国的小手伸向母亲的脸，他终于感觉身边出事了。母亲抱起他坐在了走廊边的长椅上，工友们都僵在一边，似乎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这一对母子。党建国的眼睛慢慢变得红通通的，泪水也好像流干了，所以他停住了哭声。他看着周围的人，又看看母亲，最后他看着手术室的信号灯，安静地靠在母亲的怀里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党建国睁开熟睡的眼睛时，他看见母亲和周围的人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术室，身边饭盒里躺着窝窝头和白菜。他试图去拿那些食物，可是当碰到铁皮饭盒时一阵冰冷将他的手挡了回来。

母亲搂过党建国，她想给孩子喂些吃的，却也找不到合适的食物。这时手术室的门开了，医生走了出来。母亲冲到了医生的面前：“医生，病人怎么样了？”

医生一脸严肃地说：“病人长期饮用碱水，吃得也不好，肠穿孔了。经过手术已经脱离了危险，家属注意一下病人术后的饮食。一定要吃热的，绝对不能再饮用碱水了。”

父亲在家躺了一周，那几天党建国无比快乐。他躺在父亲的身边，听着各种故事，他多么渴望这样的时光再长一些啊。母亲端来了鸡汤，是仅仅用四分之一只鸡的鸡肉熬成的。父亲将鸡肉送到他的小嘴里，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，更难得吃到这样的食物。

党建国后来才知道，核工业土建需要的水各种含量必须达标，而那些戈壁滩上珍贵的水，水碱含量超标很多，是不可以用在土建上的。父亲想多节省一些饮用水用于土建，就常常带头饮用那些碱水，时间长了再加上营养跟不上，身体自然就受不了了。

一周之后父亲又上了工地，党建国甚至渴望父亲能再病一次，这样他就可以和父亲一起玩耍了。这样的期盼一直伴随着他走完了幼年。

那时的党建国根本没有觉察到，这个一望无边的荒漠里，即将诞生足以震惊

中外的传奇。60年代中期他的弟弟出生了，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戈壁滩上横空出世。

拥有原子弹的中国人民迎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春节，党建国和他最要好的伙伴魏红军，一起哆哆嗦嗦地点燃了一个又一个叫作爆竹的新玩意儿。天空中瞬间明亮了起来，他们抱在一起跳啊蹦啊，开心极了。

母亲从食堂领回了半斤猪肉和一棵大白菜，党建国第一次吃到饺子，那种味道很是美味，很多年以后他还是不能忘记那种醇香。新年的钟声敲响了，母亲拉过他，然后拿出了一个小挎包：“建国，过完年就去上学吧？”

党建国接过挎包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他在想象上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，也许学校里会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好吃的吧。

魏红军总是跟在党建国屁股后面，除了回家睡觉他们几乎都在一起。

魏红军绝对属于没有主见的一个人，他无论什么时候总爱用手去抠鼻子，这个时候党建国就会踢他的屁股，然后两人打打闹闹跑向远方。那个年代孩子们似乎都没有一件像样的玩具，很多时候能野在外面就是最好的活动。党建国是整个大院当中年龄比较大的孩子，他自然成为了这个小群体里的头头。

在大院后面是没有开发过的戈壁滩，对于那个神秘的世界，党建国完全没有抵抗力。他坐在树干上，望着远处阳光下的黄沙，脑海里浮现出许多侠客们打斗的画面。这些故事都是魏红军的爸爸讲给他们听的，党建国不光听的时候热血沸腾，他几乎只要一想起那些故事就会幻想着自己也身临其境。党建国低下头看见魏红军正撅着屁股和小朋友们打弹珠，泄气极了，他十分惭愧自己会和这样一群没有气魄的人在一起。他咽了一下口水，冲着下面喊起来：“魏红军，你敢不敢和我去戈壁滩溜一圈？”

让党建国气愤的是，魏红军根本没有理会，继续玩着手里的破弹珠，而且周围的人也没有应和他的。他愤愤地想要下去教训一下他们，可是又转念一想，不能丢掉自己的架子，于是停顿了一下：“谁要是和我一起去，我就把手枪给谁。”

这时魏红军放下了手里的弹珠，他望着树上问：“是你爸爸给你做的那把吗？”

党建国心里有些舍不得，但是碍于面子还是回答道：“那，那是当然。”

魏红军心动了：“那我去。”

周围的小朋友也一一应和。

党建国从树上跳下来，他拍拍身上的土意气风发地说：“出发！”

一群人向着戈壁滩行进着，党建国的心里从来就没有这样喜悦过。他感觉到那来自内心深处的狂热，就像头顶上的烈日一样。

前面是一条隐隐约约的小路，上面布满了轮胎的印记。一排儿童兵大摇大摆地前进着，这也许是祖国第一批儿童深入戈壁。魏红军拉住党建国说：“你看，老李头的马。”

党建国好奇地问：“在哪里？”

魏红军指着斜对面。

党建国心里一乐，那不是食堂李大爷养的母马吗？有时还给食堂驮个粮食驮个菜，今天弄过来当我的坐骑也不错。他的眼睛滴溜溜一转，带着魏红军就去牵马了。

魏红军在后面嘀嘀咕咕道：“这肯定是老李头在这里放马呢。你这么牵走他肯定得急得上房。”

党建国狡辩道：“我又不是不还他了，我就是征用一下。”

魏红军摸了摸脑袋笑了：“嘿嘿嘿，也是。”

魏红军说完伸手就要到党建国的腰上拿枪。

党建国一把护住枪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魏红军急了：“你不是答应跟你进戈壁滩就给我枪的吗？”

党建国一脸严肃：“我是说回去之后。”

魏红军气得直嘬嘴：“骗子，大骗子。”说完他也只能跟着队伍继续前进。

队伍一点点远离了车轮印，周围的孩子都在问目的地是哪里。党建国的心里

一时没有具体答案，他只记得父亲曾参加过东阳气象站的建设，那里到底什么样子，他想看看去。

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反正烈日渐渐不见了。大家似乎都感觉到口渴了，党建国也意识到了身体的抗议。他一眼望去，发现是几个大沙丘将他们围住了，周围也刮起了风。这时他才想到临行前要是准备一下就好了，望了望身后的路，他觉得失望爬满了全身。孤军深入戈壁已经找不到回头的路，他想到了爸爸给他讲的“望梅止渴”的故事。党建国心里有了想法：“同志们，在我们正北面有一个叫东阳的气象站。只要我们坚持走到那里，就会看见驻扎在那里的解放军叔叔，他们的食堂里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都有。”

都是孩子，党建国的一番话还是让他们有了些希望，满地叫唤的他们安静了下来。队伍再一次启程，一路向北。

风沙有些大了，党建国下令在沙丘边休息片刻。口干舌燥又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像烂泥一样瘫坐在地上，党建国从马上下来之后也躺在了地上。魏红军爬到他身边喃喃地说：“建国，我好渴啊，饿可以往后再说。”

党建国抿了抿嘴唇：“我也渴。”

“你得想办法给我们弄点水，要不我们就不走了。”魏红军耍起赖皮来了。

党建国挣扎着坐起来，他四处看了看，一点有水的迹象都没有。看着弟兄们倒在地上，他有些着急，他想要是不能把他们活着带出戈壁祸就闯大了。不远处那匹马在地上刨了一堆草根正津津有味地吃着，党建国看了看马又看了看地上的人，有主意了。

党建国一把牵住了马大喊：“魏红军，你们快来，有水了。”

这一叫地上的人都凑了过来。党建国指了指马说：“喝马奶。”

大家对视了几秒，党建国第一个蹲在马下，大口大口喝起了马奶。魏红军也不甘示弱，其他人也争先恐后地喝了起来。

党建国躺在地上任由风沙掠过他的脸皮，他觉得自己有些小小的满足，前行

的困难也就不再害怕了。

很快夜晚来临了，戈壁滩瞬间降温，一帮孩子们挤在一起背靠在山丘下。寒冷在逼近他们，远处各种杂乱的声音也向他们袭来。

魏红军颤颤地问：“我们不会被冻死吧？”

党建国知道，野外行军夜晚为了保暖，战士们都会给自己挖一个地窝。他命令所有人一同挖一个深坑，睡觉时在深坑里抱着互相取暖。

魏红军又问：“我们不会被野兽吃了吧？”

这一次党建国命令每小时轮岗放哨，两人一组，他和魏红军一组。他用沙子将每一个人的身上盖满了，然后又找来两个枯树杈子分了一个给魏红军。

黑暗中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起，党建国有点想家了，想着热气腾腾的馒头还有温暖的被窝。他尽管心里有动静也不能说出来，他知道如果连他也动摇了其他人肯定也没有抵抗力了。魏红军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块糖，舔了舔又包好了。

党建国看得很无语：“你能不要这么恶心吗？”

魏红军笑着说：“我就这么一块。我不高兴的时候拿出来舔舔，心里就会舒服了。”

党建国打趣道：“你就是一个吃不了苦的屌货。坏人还不等打，你就叛变了。”

魏红军不干了，他们扭打在一起，闹着闹着就睡着了。

戈壁滩慢慢安静了下来，小风也停了下来，偶尔沙土碰撞的摩擦声都可以听得见。或许就连大自然也不忍伤害这一群年幼的孩子。

第二天清晨，太阳微微露出了半个脸，暖暖的阳光洒在大地上。党建国睁开了眼睛，他摸了摸背后，湿漉漉的，每个人的衣服都是这样。他想这样大家一定会感冒的，现在必须将大家的衣服烘干。于是他叫醒了同伴，魏红军唧唧歪歪地爬了起来，其他人也摸索着站了起来。

党建国建议道：“我们现在得生一把火。”

“有吃的吗？”魏红军惊奇地问。